

走入更深的層面

——評「黑色的部落」

劉明子

作者：古蒙仁

頁數：二六五

出版者：時報出版公司

「黑色的部落」是古蒙仁的第一本報導文學集，收集有「鼻頭角滄桑」、「破碎了的淘金夢」、「幾番蘭雨話礁溪」、「黑色的部落」、「去吧！瘟神」、「臺灣的北極——富貴角」、「飛車生涯」，以及唐文標及

作者自己的序言，大部是作者從六十四年起，到六十六年的作品，這段時間具有多重的意義，一是古蒙仁離開學校，重新體驗生活的日子，二是古蒙仁掙破小說和散文的格局，把心馳放在大眾之間的一段歷程，此外，這段日子也是臺灣報導文學的起步和成長，古蒙仁從開始便參與這段運動，因此本書不僅是古蒙仁個人在報導文學中的成長，而且也可以看出整個臺灣報導文學的成長。

一、從「鼻頭角」到「送貨員」

「鼻頭角滄桑」，是古蒙仁在大學生活被擊垮之後，一次「出走式」的探訪，一腦子裝的是某種幻想，只覺得自己是來到一個神秘的境域，是一種原始未有嘗試，也是一種「回歸自我的原始鄉愁」，以為自己到了一個既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，因此古蒙仁「站在船頭微笑，然後對自己說：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，你的這枝筆正面臨着一項沉重的考驗。用你全心的愛意，去擁抱這個僻遠的漁村吧，去揭開它鮮為人知的那張黑幕吧！」

這種充滿感情的激動，不但是古蒙仁的出發點，

更是報導文學的出發點。古蒙仁和其他許多報導文學家一樣，都是去「享受」一些從未沒有過的生活背景和經驗，因此具有兩種特色，這是古蒙仁在漁村住過一陣子便發現的：「一方面，你惑於社會改革者的抽象理論和響亮的口號；一方面，又迷戀着老莊販依自然」，因此有幾個本質，像好奇、新鮮、同情、關懷等，都是報導文學家的基本心態。

但是這種心態只是基本的，甚至可以說是膚淺的，即使報導文學家在自己的親身探訪之外，還加上了「歷史」、「傳說」、「地理位置」等的探討，但是這仍舊是不够的，因為都免不了遊記式的色彩，彷彿自己是在處理另外一個世界的人民或環境，而却又勉強自己去認同他們，這種感情的激動雖然並不虛偽，但却不够深澈，深澈的激動是在把自己化為他們的一分子之後，而並不因此而麻木，只有更積極地找出我們的基本問題和未來的動向，報導文學家至此，會覺得自己肩扛着不止只是「報導」的責任，而是一種「解決問題」的責任，如果進入了這種心態，那麼即使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即使自己也陷入了困境，但是我們可以感到這才是一種更深的關懷，寫在紙上

自有一股懾人的力量。

從「即景式」的報導文學家走到「深層的」報導文學家，古蒙仁是做到了，在「鼻頭角的滄桑」中，我們不免感到對漁民「生活型態」及「經濟情況」等描寫，充滿了文學家一廂情願式的描寫，頗為動人，但却不若「幾番蘭雨話礁溪」中對農民生活型態及經濟情況的探討來得有力、深入，蹲伏在農民生活下的無形的結構全被勾勒出來了，古蒙仁甚至還指出了是那兒缺了一角，使得整個結構有了問題，如果不是真切的關懷再加上濃厚的社會意識觀，他是無法覺察到這一點。

不但在縱的方面，古蒙仁有了進步，就是在橫的方面，古蒙仁也比乍出校門時，有了更廣的接觸面，報導的範圍，不再只限於農、漁、礦，不再只是充滿清香的「鄉土」，而且也進入了都市，「飛車生涯」就是古蒙仁在面的擴張上，新伸出一隻觸手，也可以看報導文學的另一個意義，報導文學不是揭發社會病態或某一特定對象，而是及於任何人，包括所謂「健康的」與「不健康的」。

從這個觀點來看，古蒙仁是邁進了，他從「見山

不是山」成了「見山是山」，因為對他而言，已經不再有任何幻想、迷惑的阻礙了，他可以發見任何題材，處理任何題材，而且都付出相同的關心。

二、觀察與參與

報導文學家和人類學家許多類似的地方，除了紙上資料之外，都必須經過一番田野調查工作。田野工作的基礎有兩項，一是觀察，一是參與。觀察是文學家的本色，文學家就是拿了放大鏡到處張望的人。古蒙仁在投入報導文學之前，是寫小說的，因此任何一點漣漪都會在他高度敏感的心靈上掀起一陣激盪，因此我們隨着古蒙仁的筆所看到的不只是景緻的描寫，而且也包括觀察者和被觀察者對人生的體會、年輕一代和年老一代處在變化多端的世局中的歷史感，這種觀察毋寧是深入的，在古蒙仁的筆下，甚至連無生命的工具、客觀事實，都發出了無比的震撼力，這就是一文學作品和一份田野調查報告所以不同的地方。

古蒙仁所以能把握這點原則，却是由於他能「參與」。他的確是個參與的高手，而且毫不矯情，他可以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地方名流、國中教師等來往，

共談地方舊事，也可以化身爲漁夫、礦工、農人、送貨員、獵人，讓經驗的風霜踏實地鏤刻在他的身上。

古蒙仁出海打魚，體認了漁人熟練的技巧、對星象的知識以及宿命的態度。

在金瓜石，古蒙仁爲了瞭解礦作業的情形，鑽進了地下兩百餘尺的坑口，爬進焦黑刺痛的煤層，在僅容廻身的狹小空間裏，只要滾下一片石塊，就將葬身於不見天日之地。

古蒙仁在蘭陽平原，颶風登陸，爲了要看二龍河海水倒灌的情形，一個人騎了腳踏車，沿着二龍河到達十二連擋水門處，差點就被吹進洶湧的巨浪裏。

古蒙仁爲了到黑色的部落——秀巒村，一個人背了二十公斤的背包走了兩天的時間。到了秀巒村，他住在新光派出所內，並不以「居高臨下」式的觀察爲滿足，他和山胞作朋友，一起去打獵、喝酒、露宿野地、採香菇，在山間小徑穿來穿去，他能不了解山胞的生活嗎？而到了「秀巒村」的階段，古蒙仁也比以往成熟多了，他報導山胞及其生活的各個層面，而他同時也有了山胞的心。

三、矛盾的心情

文化在某些觀點來看是矛盾的，在古蒙仁的作品中，很能顯出這種特色。

每一個文化都想把持住自己的特質，但是却無法壓抑對文明的渴羨，黑色的部落渴望現代都市的電燈、農業、漁業，希望走向機器化，朝着這個方向進步的一點一滴都能叫人感動得落淚！我們希望他們也和我們一樣「進步！」古蒙仁就這樣寫著：

「隨着交通的進步，文明的地步已一步步地踏進這個深山的部族來了。從道下到宇老，從宇老到田蒲，從田蒲到秀巒，山路一段段的被開通，電燈從一個部落點燃到另一個部落。不管秀巒村有多大，不管裏面的山坡有多高，泰雅人終必用自己的雙手，來解開自身的命運；用他們的血汗，來洗刷這個黑色的惡靈。我相信，透過這些汗水的洗禮，秀巒村終必會在世人面前顯露出她真實的，美麗的面貌！」（頁二三）

但是，在另一方面，却又對古老、沉緬、神秘和所謂「迷信」的文明，充滿了回歸、眷戀的情懷，這是一個現代中國人所無法排遣的苦悶，在古蒙仁的作

品中，處處可以尋着這樣的痕跡：

「西港，籠罩在狂歡後的一片沉寂中，就像在一種命定的，被庇蔭着的幸福裏沉睡過去了。那種自信，那種喜悅，在在都流露出他們對於王爺的一份強烈的依賴和親近。」

當車子駛過西港大橋，西港逐漸隱入那條綠色的地平線後，我知道那種神秘的庇蔭力量，就像那片綠色的大地，世世代代擁着我們那些小小的鄉村，擁着那些農民們小小的，單純的希冀和夢幻。」（頁二三四）

四、語言的使用

古蒙仁在報導文學作品中，所使用的語言，是很親切的而又優美的，細膩而又不聾牙難讀，是難得一見的芬芳筆墨。

在近五六年來，我們讀過太多的鄉土文章有些作品除了臺語的腔調之外，遍無一物。古蒙仁是本土人，但是却沒有這樣的現象，他的語言，除幾個人稱之外，如「伊」、「伊們」，再其餘都被融化成很精緻的共同語言，只要有類似心靈的人，都讀得懂它，而

且喜歡讀。

五、個案的描寫

個案的描寫是報導文學中很重要的部分，在橫的剖析之後，又加上一個或一個以上縱的連貫，使讀者對於彼時空中人有一個逼真的影像，所以「個案的描寫」可以使一篇作品生色許多，古蒙仁便很擅於運用。不論到什麼地方，古蒙仁都可以找到許多不同的人，作全面的描寫。

個案的描寫，在人口少而且環境單純的地方很有代表性。人少的地方人類覺得缺少變化，色彩太少，人多的地方，人類覺得彼此又很難維持住個性，人太像了，難道「距離」上的接近，如都市內的摩肩接踵，真會使人愈來愈相近嗎？這是一個前提上的疑問，或許報導文學家自己可以解決它，究竟是什麼使人的距離愈來愈近，而使人的心靈的距離却愈來愈遠？古蒙仁的個案描寫；最能顯出這點疑問，他筆下的漁夫，可以代表成千成萬的漁夫，他筆下的送貨員，也同樣可以代表成千成萬的送貨員，這一方面說明人性的類似或單調——在某個層面上，但也說明了古

蒙仁抽樣的成功和描寫的動人了。

六、正確的第一步

經過四、五年來的摸索與實驗，報導文學工作者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，終於在當今文壇上闢出了一塊嶄新的園地，隨着學國一致對於現實課題的關心。對於社會參與感的提高，報導文學將是今後最引人注目的，充滿着無限發展可能的文壇上的一匹黑馬。而這許多新崛起的、優秀的年輕報導工作者所邁開的廣泛足跡，將使這匹黑馬騰空而起，氣吞萬里山河。

無疑地，古蒙仁是這些年輕的報導文學工作者中，最深沉，最踏實，也是最具有使命感的一個。這些年來的觀察與體驗。使他的筆鋒一直在現實的事物上琢磨，由於深入的瞭解與關懷。更使他的筆鋒充滿了人道的精神，在朝向未來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環境的奮鬥中，他始終充滿了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。

誠如他在序言中所說：「曾經仆跌受挫的身影，

而今孤獨地、雄壯地走過了這一大片的荒山曠野。從來沒有像那時那麼強烈地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偉大，我終於從那兒走了過來，眼看着那些最純樸，最苦難的朋友們勇敢底、艱辛底脚步，一步一步邁向文明的坦途，感動之餘，我不禁想說：朋友，更刻苦、更堅定地走下去吧！讓我們一齊努力，走向更光明，更理想的地方！」

是的，只有心存這一份堅決的自期與許諾，懷抱着一份光明理想的遠景，來看我們的社會，來關懷我們的人羣，才不會失去我們奮鬥的目標；才能建設一個更理想、更適合我們的社會環境！

因此，我們要說：古蒙仁在「黑色的部落」這本書中所跨出的這一步，是正確的一大步。當然，對於一個創作者，一個滿懷着理想的報導者而言，他是不該滿足，也不會滿足的。我們寄望他在跨過這一步之後，很快地能有更新、更好的題材出現，在報導文學的領域中走得更廣、更遠！